

他今年 77 岁了 种了 60 年水稻 今年种植水稻超过 2000 亩

——再访种粮大户杨国良



本报讯(记者 谢勇)2016年8月份,本报曾大篇幅报道过种粮大户杨国良。当年,他70岁,种植了1760亩水稻。

之后,记者每年都跟杨国良保持联系,前几天,记者再次采访了杨国良。

在杨国良承包的稻田里,记者远远地看到他正在组织员工用无人飞机喷洒农药。

七周年后,再次看到杨国良,记者感慨良多。瘦小的杨国良,皮肤稍微比七年前黑了一点点,依然是微笑示人,脸上的皱纹和白头发没有明显增多,精神依然矍铄,似乎岁月并没有给杨国良留下太多痕迹。

杨国良说:“今年种植水稻超过2000亩,早稻有210亩,最近三年,都保持2000亩左右。”

从17岁开始,杨国良就开始下田种粮,一种就是60年。从田地承包到户后,他开始一点点承包人家的田地,2000年,他承包了30亩农田,成为我县少有的几位种粮大户。到了2005年,他承包的农田超过100亩,2013年达到1282亩,2016年达到1760亩,今年超过

2000亩。

县农技推广总站所有工作人员提起杨国良,都竖起大拇指。翻阅资料显示,自从有种粮大户登记以来,杨国良的名字就跃然纸上,一直没有断过,而且其承包的亩数每年都在稳步增加。就全县承包田地的数量来说,杨国良一直都是在前三名的,好几年是全县的种粮“冠军”。

77岁了,为什么依然奋斗在水稻种植第一线?杨国良说:“我最看下去的就是抛荒,一看到有田地抛荒,心里就难受,为什么好端端的田荒着不种?要是种上水稻,能够解决好几个人吃饭问题,承包的‘欲望’和‘冲动’非常强烈。我就到处询问,想办法承包下来,种植水稻。”

要种好2000多亩水稻,自然需要很多农机。在杨国良家里,还有专门用来放置农机的仓库,收割机、插秧机、机动喷雾机……各种农机一应俱全。杨国良指着仓库里大型烘干机说:“一次大概能完成25万斤稻谷的烘干。”

最让杨国良得意的是无人机的应用,他使用无人机已经四年

了,今年更新了一台。杨国良说:“播种、施肥、喷洒农药都用无人机。一天能完成400亩水稻的农药喷洒工作,省时省力省工钱,太快了,太神奇了,要是以前,做梦都不会想到种水稻会用上无人机。”

除了拥有大量农机,杨国良还招聘了许多员工,平时,每天都有十几个人忙碌着,要是在种田、收割的大忙时节,再临时聘请四五十位工人。

种植和管理2000多亩水稻,对于种了一辈子粮食的杨国良来说,并不是难事。他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安排好农活,不要误了农时。员工们大多都会使用农机,今天派哪几个人去哪里做什么农活,明天如何安排。”在杨国良的指挥下,员工们使用插秧机插秧、使用收割机收割、使用高压喷雾机喷洒农药……他一般都是用手机发布命令,员工也是通过手机

向他汇报工作。当然,他自己也是每天下田巡逻检查,一发现有做得不到位的,就亲自下田干活,为员工示范。

现在,每天晚上,杨国良都和员工总结今天的工作,对于碰到的问题,大家一起商量。每天凌晨四时许,天刚蒙蒙亮,杨国良赶紧起床,去照看田里的水稻,开始一天忙碌而充实的农事。



台岳茶韵

第二讲:丹丘出大茗

天台山产茶始于何时?传说秦汉时期,桐柏山一带山民就有以茶治病之说,最早有关天台山产茶的历史文献应是《天台记》。唐皎然(约720—798)《饮茶歌送郑容》诗:“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诗下自注:“天台记云,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北宋《太平御览》(卷867)载:《天台记》云:“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南宋日本荣西禅师《吃茶养生记》载:“天台山记曰,茶久服生羽翼,以身轻故云尔。”;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四十一《饮食部·茗》载:“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天台记)”。但均未说明《天台记》是何年代,又是何人所写?而2020年新编《浙江通志·茶叶专志·名茶》“史录存目名茶”一节中载:汉至唐前浙江共有三个名茶,(一)天台茶(天台大茗),(二)盖竹山茶(园茗,在临海),(三)温山御芽(chuǎn,在湖州)。天台山占二个,一为天台,二为临海。同时在天台茶下载:“汉《天台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原书佚,转引自《太平御览》卷八六七)丹丘,古指天台山。”明确指出《天台记》为汉代所写的书,但仍未说明是何人所写?

因《天台记》原书已佚,是何年代,又是何人所写,给我们留下疑团。有专家学者认为即《宋高僧传》卷十七《神邕(710~788)传》所载“未游天台,又纂地志两卷。”的下卷《天台山记》简称为《天台记》,皎然等所引《天台记》,即神邕的《天台山记》。然而,从鲁迅《古小说钩沉》一书中所辑《神异记》记载故事八则,第四则:“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来看,《天台记》绝非唐神邕所撰的《天台山记》,因《神异记》为西晋王浮所撰。本人认为史上的《天台记》应是西晋王浮撰《神异记》之前的书,王浮曾看到过,因此录于《神异记》。新编《浙江通志·茶叶专志》所载“汉《天台记》”应基本准确。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下“丹丘”。“丹丘”一词原出屈原《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东汉王逸注:“丹丘,昼夜常明也。”显然所指的“丹丘”是泛指古代道家隐身修炼的所谓“神仙居住的名山胜地”。

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并序》有“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苟台岭之可攀,亦何羨于层城。”之句,最早将天台山称为“丹丘”。有学者以宋陈善卿《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二载:“丹丘,在县南九十里(今三门亭旁灵凤山)葛元炼丹处,孙绰《游天台山赋》‘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是也。”及吴觉农《茶经述评》中也说“丹丘山”在三门(但属天台山支脉)为据,就指今三门亭旁灵

凤山为“丹丘山。”又因明传灯《天台山方外志》、清张廉元《天台山全志》、1995年《天台县志》等在东横山条有:“丹丘山即东横山也”的记载,许多人就将天台东横山指为丹丘山。而宋《嘉定赤城志》、明薛应旗《天台山志》、清康熙《大清一统志》、清雍正《浙江通志》等都说东横山“俗称覆船(舟)山”,并没有说“丹丘山”。

其实,“丹丘”应是天台山或台州的别称,元代诗人陈基在《小丹丘记》中就明确指出:“昔孙兴公赋天台有曰:‘仍羽人于丹丘’,为天台之别称。”并没有特定的地方名称。我在查找史料时发现,除《嘉定赤城志》一书共有七处提到“丹丘”,涉及天台、临海、宁海(三门)三地外,另外约二十几条可以证明“丹丘”是天台山或台州的别称的史料依据,可分为“诗文”、“冠名”两类。

诗文方面的:如项楚《寒山诗注》第195首寒山诗:“丹丘迥耸与云齐,空里五峰遥望低。”(描写国清寺);第263首寒山诗:“平野水宽阔,丹丘连四明。”(描写天台山)项楚注:“丹丘连四明:‘丹丘’即丹丘山,本是传说中的仙山,亦用作天台山之别称。”宋王十朋《望天台山》诗中有“我向丹丘数往来,群仙杖锡未容陪。”;宋《高僧传》卷十三天台山德韶传:“汉南国王钱氏,尝理丹丘”,指的是吴越忠懿王钱俶,后汉天福十二年(947),曾为台州刺史;《嘉定赤城志》录熊守克《劝农十首》诗第六首:“黄岩谷出半丹丘”;项楚《寒山诗注》载:宋本《寒山子诗集》序:“胤顷受丹丘薄宦”指的是唐玄宗先天元年(712),闰丘胤任台州刺史;宋宝元二年(1039)仲春,台州知州李防在郡署东南择地建州学,历百余日,至仲夏建成,撰《丹邱州学记》以记其事等等。

冠名的如:唐日本僧人圆珍《行历抄》一书在《入唐求法总目录》中记有从天台山国清寺求得的《观心论疏》一卷、《观心诵十二部经义》一卷、《大般涅槃经玄义》一卷、《大般涅槃经科文》五卷、《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天台十二所道场记》等六部书下均注:“丹丘灌顶撰”。宋绍圣五年(1098)天台国清寺僧释有严为重新刊行的《国清录》作序,序后署“丹丘沙门有严”。

2004年,在距今约6000年的余姚田螺山人类文化遗址,发掘出大量树根类植物遗存,经日本东北大学和中国茶叶研究所研究,这些树根应为茶树根。余姚古代同属天台山脉,因此,也可以说6000年前,天台山就有茶树了。而有文字记载可考的人工最早植茶的当是东汉末至三国赤乌年间葛玄在华顶归云洞前和临海盖竹山植茶。

(许康明)

珍爱生命

谨防溺水

谨防溺水事故发生 确保学生暑期安全

